**第二卷 《人类与非人类》**

**序章**

齐海联合工程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查广斌漫步在广利河畔，冬夜清冷的微风吹拂在他的身边。在此岸与彼岸连绵的，是万泉区灯火通明的广厦万间。当然，就算聚焦了不夜城所有的灯火，也远不及手掌间方寸大小的LCD屏幕的亮度。

因为那里有一条存储了近半年的讯息：“我们得到了光速飞舞的钻石。”

很好，亲爱的，我们证明了，在这个手机存储卡容量以MB为单位，渤海一号每秒只能进行千亿次浮点运算的时代，我们就能制作出如此美丽迷人的东西。不过这其实不算什么，虽然我对计算机的了解远不及你和正熙，但我明白，真正伟大的是几十年前把人类送上月球的那些疯子。他们会为今天计算机的速度感到惊讶吧。但是你确定，将我们与他们类比，不是对他们的侮辱吗？虽然如此，我依旧醉心于这种简单的浪漫主义。我们用作模式生物的蓝藻、酵母、大肠杆菌、斑马鱼，都是很原始很简单的生物。而你的比喻更单纯而暴戾——动能，宇宙中最简单，却也是威力最大的能量。再小的石子在接近光速的时候，用狭义相对论公式都能计算出天文数字的动能。如此简单的极限中蕴含着如此强大的力量，实现它当然也难如登天，但是，我们做到了。

查广斌抬头望向彼岸，从这里能看到五公里外416米高的万泉塔。夜幕下的电视塔如同陆离的光柱，渲染着整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。

如果你得到了光速飞舞的钻石，你会用它做什么？

是开天辟地，还是毁天灭地？

亦或只是单纯地欣赏，它在宇宙中绽放的美丽舞蹈?

俗世的灯火将瘦削的脸庞映成暖色，十七年了，这里才感觉像是真正的故乡。

大概在内心深处，我也只是个普通人。

1. **二十四年后**

河水洋洋，渤海沧沧

红柳树旁，竹林槐杨

会挽雕弓，少年志向

启程此地，仰观星光

。

百年建业，千古风霜

不减斗志昂扬

谁道人生无再少，胸怀流水济慈航

。

莫问前路何方，莫叹春华茫茫

愿乘好景，奋发图强

花开花落，桃李芬芳

鹰鹤振翼翱翔

。

遥望九霄之上，谨记来日方长

心琦如玉，志毅胜钢

克己明德，不吴不扬

愿效黄河，源远流长

。

济广大学的校歌虽然很好听，但经常被校友吐槽又臭又长。槽点主要在于歌词字数太多，节奏较快，对初次学唱的大一萌新很不友好。然而石历宇觉得燃爆了。今天是校庆日，高一的他之所以坐了几十公里的地铁跑来大学凑热闹，一半原因就是想看看，能不能听到真人版校歌大合唱。

中央图书馆旁边的廊道中排满了卖纪念品的摊位，摆摊的学长学姐都不怕冷，兴致勃勃有说有笑。廊道后面是一片竹林，笔直的竹竿剑指天穹。在这个最冷的季节，狭长的披针叶依旧染有苍绿色，为冬日的校园增添了许多生命力。

石历宇在图书馆旁边站了一会，寻思着要不要买点纪念品，然而没过多久就想起了范仲淹的教诲：那么贵，买个毛啊，三年后劳资要来卖！

转弯走上斜坡，进入正门广场。灰红色的礼堂庄严肃穆，校庆纪念大会就在里面举行。石历宇当然进不去，他感到泄气无比，心想要听真人版校歌合唱只能等晚上的本地新闻了。

看到礼堂门口等候的一群记者，他忽然记起，王天这个没出息的让他偷拍霸道总裁，被他以没有智能手机为由拒绝了。

然而十五岁的少年好奇心极其旺盛。他在广场长椅上坐下，准备等到大会结束，看看能不能目睹到大人物。

就这一次，希望范希文大人不要鄙视我……

太阳还没到头顶，西方的晴空无比湛蓝。天幕下的三叶草坪上，不怕人的喜鹊鸽子走来走去，应该是在寻草籽吃。草坪中央传来歌声，有几个大学生坐在那里，面对礼堂齐声开唱。他们声音洪亮，充满青春气息又荡气回肠，吸引了很多记者的目光。

“……谁道人生无再少，胸怀流水济慈航——”

下面副歌开头音调高一个八度，石历宇练了很久都唱不上去。到了“花开花落，桃李芬芳”，音调又低回八度，紧接着“鹰鹤振翼翱翔”又升上去。大概为校歌作曲的那厮是个大外行，丝毫不考虑用户体验。

然而这反人类旋律对于几个歌者来说似乎小菜一碟。一曲流畅地唱毕，礼堂门口传来阵阵掌声。

石历宇目光呆滞地看着他们唱合，幼小的心灵无法作出反应。

是羡慕吗？有种落寞的疏远感。他们之间相隔两年半，两年半之后的前方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，鸿沟前方是康庄的大道，鸿沟底部是灰暗的未知。

不知这样怔了多久，反应过来时，他注意到了那个同自己一样落寞的小家伙，她之所以显眼是因为她的对比度很强。那个女孩留着长发和齐刘海，披着黑色短袖羽绒服，里面是白色长款毛衣，看起来像一只小喜鹊。

她刚才跟几个记者说了些话，不过似乎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，有些失落的样子。小喜鹊从礼堂门口走过来，无力地瘫坐在草坪上，在偌大的广场中间显得分外孤独。

石历宇感到无聊，不时瞟她一眼。难道她也想看霸道总裁装比？其实霸道总裁看起来很低调，因为他深谙装比之道，藏内涵于场面话之中，背地里闷声给齐联搞钱，不仅赚得一堆迷弟迷妹，还大大减少了被雷劈的可能性。

大会结束遥遥无期，小喜鹊也一直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她现在好像不太舒服，埋头抱膝，身体微微发抖。

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那孩子看起来很可怜，石历宇决定过去关心一下。

女孩连称我没事，然而清秀却苍白的面容并不能让人放心。她用警惕的目光盯着石历宇，后者决定要有诚意一些，于是便用两句话自我介绍，并表明自己真的是好心好意。

小喜鹊的眼神缓和下来，看着呆萌而真挚的少年，也自报家门作为回应：

“我叫项华琴，是来找爸爸的。“

**二、**

石历宇扶着比自己矮一个头的女孩站起来，挪到长椅旁，再让她坐下，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

项华琴靠在椅背上，从羽绒服的大口袋里摸出钱包，抽出一张信用卡，可怜巴巴地问：“能帮我买瓶水吗？“

石历宇说没问题，从广场尽头下台阶就是校园超市。他接过卡走了两步，又回头补充一句：“你饿吗？需不需要再买点吃的？“

项华琴仰面摇摇头：“不想吃东西。“

“好吧。还有啊，冷的话就把羽绒服拉链拉上，别为了漂亮冻死自己。“

“不要。胸口堵得慌。“

石历宇没再说她。他走下灰色的石阶，边走边回想女孩的每句话，总觉得有些奇怪。他在超市买了矿泉水，回来递给项华琴，问她：“你爸今天来参加校庆大会了吗？“

“不知道呢。“项华琴啜着瓶口。

“你来这找他吗？“

“今天看来没戏了，不过我还想找另外一个人，是妈妈给我说过的人。“

“你没跟你妈一起来？“

“才不要跟她来。“项华琴皱起眉，”我是偷偷跑出来的。“

石历宇刚想说她两句，转念一想自己好像也没啥资格。半年前中考的思想品德还没忘，有道题专门问了青春期逆反心理。他正处于叛逆巅峰的十五岁，再加上成绩好，真是相当看不起在老城区做工的低学历爹妈，干啥都要躲着他们。

虽然知道这样很不对，但一想到有心理学原理支撑，反而有些理直气壮了。

“你是初中生吧？“他问。

项华琴一脸不悦：“我十六岁，已经高二了。“

石历宇有点吃惊，他打量了一下矮小的女孩，心想你还真是发育不良。不过他当然不会说出来找骂。人家论辈分还算学姐。

“那你是哪个高中的？“

“吉大附中。“

“吉大？这里吗？“石历宇一时反应不过来。这个吉是二声，而且本地人一般不称把济广大学称呼为济大。

“是吉林大学，在长春。“

“长春？东北？那么远？“

“嗯。“项华琴一口气喝完剩下半瓶水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般说道，”要不是妈妈当了逃兵，我也不想千里迢迢地跑到齐海。“

“逃兵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科学的逃兵。”

“不懂。”

项华琴摇摇头，盯着空瓶子小声叹息：“250毫升太少了，要是能把黄河水喝干就好了。”

“你是夸父啊？”石历宇白了她一眼，心想你要是喝干了黄河水，我们齐海人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

他转头望向礼堂，那群记者已经有一半围到了门口，“看来大会快结束了。想找人就赶紧过去吧。”

项华琴往那边一看，突然来了精神，起身就向礼堂走，石历宇干脆也跟过去。

万一真能看到霸道总裁呢？

“可以求你再帮个忙吗？”

到了门口，项华琴停下来，咬着嘴唇，拿出手机，展示出一张名单。她用纤细的手指指着其中一个名字：“可不可以帮我喊一下这个人？”

石历宇瞅了一眼，这个人叫华玲，年级是高二，备注是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金牌。

名单列出了出席纪念会的济广附中学生代表。有资格光临本部大学校庆盛典的都是优等生，他们每人都拿过国家级奖项。石历宇被各种名目的高中竞赛绕得眼花缭乱，忘了问项华琴为什么要找人。

这时礼堂大门被打开，眼看一群人往外走，两个小孩连忙闪到一边。不知出来的是霸道总裁还是大学校长，记者们蜂拥而上，围得中间水泄不通。项华琴有点慌张：“济广附中的队伍在哪儿啊？”

石历宇观察了一下局势，这里战况太激烈，不是等人的地方。他招呼项华琴往外走：“门口这里太堵，我们去外面路上等。”

济广大学有好几个校门，人流进了广场便分散开来。附中校服样式很有特点，本地人基本都熟悉，是黑底色运动服，配上鲜艳的彩条纹。高一的条纹是黄色，高二是橙色，高三是红色。附中学生队伍刚出来，石历宇就在一群西装革履中辨认出了他们。项华琴好像急得不行，殷切的目光令人心疼。没办法，来不及想说辞了，他拉着女孩跑过去，直接厚着脸皮问那几个穿校服的人：“请问华玲同学在这里吗？”

附中的队伍很散，就像聚餐后前往地铁站的一群朋友。名叫华玲的女生从中走出来，她穿着黑底橙边校服，留着齐耳短发，白发丝很多，神情有些憔悴，让端正的五官失色不少。

华玲好像并不认识项华琴，一脸疑惑地问有什么事。

项华琴从羽绒服中掏出一个白盒子，按动盒子的机关，倒出一粒白色胶囊，展示在手心中。这个胶囊比石历宇印象中的普通药丸大一圈，外壳是半透明的，里面好像有复杂的结构。

“不好意思，”她小声问道，“请问你着急回学校吗？我想问问关于齐联的事。”

华玲好像吓了一跳。整个队伍都停下来在等她，有几个人好奇地往这边张望。她过去跟带队老师模样的人说了什么，后者点了点头，就带着其他学生离开了。

今天周日，应该不是必须回学校的吧。

“换个地方说，这里人太多了。”

好像有什么大秘密似的，华玲领着两个人走上路旁的竹林小径，进入林子中间的一片空地。这里没有别人，密集的竹竿围出一块圆形的天空，三人身处其间，两高一矮，有点像井底之蛙。

相互介绍后，华玲接过大胶囊，用双手四指拿住仔细观察。

“这是齐联生产的？”

“肯定。”项华琴很确信的样子，“这是爸爸给我的。”

“你父亲是？”

“他叫纪寒洋。”

石历宇脱口而出：“你跟你爸不一个姓啊。”

“我跟妈妈姓。”项华琴回头看着他，一本正经地答道。

“我知道他，是我父母的同事。”华玲把药丸还回去，表情严肃起来，“这种大胶囊里装的是大分子蛋白质药物，然后……”

她的眼神漂移了一会：“首先，齐联公开生产销售的药片和胶囊，都是有颜色的。齐联有十几个制药子公司，不同公司研发的药物有不同的外表颜色，算是一种企业文化。”

“哪个子公司的药是白色的？“石历宇连忙问。

其实那个胶囊是半透明的，严格来讲并不是白色。

“哪个都不是。“

项华琴理解得很快，她低头看着手里的黑盒子：“这么说它不是公开生产的。“

“不仅不是公开生产，我可以确定，它甚至没有进入过临床试验。”

“临床试验是什么？”

华玲神色复杂：“你可以理解为——它是齐联，甚至可能是你父亲专门为你制造的。”

石历宇脱口而出：“特权？”

华玲摇摇头：“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哪个爹会给孩子吃坏东西？项华琴的确有点药物中毒的样子。不过石历宇脑洞奇大，马上就联想到科幻里的各种神药。难道这是黑科技？他一拍脑袋，周五郑痣课偷看经典名著，有篇小说的主角磕了一种激素，刚磕完很痛苦，磕多了就变成了高智商超人。那个作者很厉害，叫姜……姜什么来着？

“是荷尔蒙K吗？”他继续胡扯。

“现实中没有那种东西。不过，”华玲的脸色看起来更暗黄了，她继续压低声音，“齐联的确有神经强化激素，不过副作用比正效果大得多，看你的样子应该不是。”

项华琴神情严肃地点点头。石历宇在一旁没太听懂。

“然后，“华玲接着说，”你这胶囊里的大分子药物是常温保存的，需要添加蛋白质稳定剂。一般来说没必要这么做，因为稳定剂的研发成本很高，还不如直接冷冻保存。“

项华琴瞪大眼睛：“为什么蛋白质需要稳定剂，为什么需要低温保存？蛋白质不稳定吗？”

石历宇心里暗想，看来这学姐真没吃什么激素，而且八成是文科生。他刚要解释，华玲就反问一句：“你只有这一种药吗？”

“不只。”

矮小的女孩从不相称的宽大羽绒服中又抽出两个黑盒。她把三个黑盒并列展示，石历宇这才注意到盒底的标签，分别记为ABC，不知里面具体是什么东西。

“你爸没告诉你这是什么？你联系不上他吗？”华玲似乎有点慌了。

“嗯，说来话长。”

项华琴解释说，她跟妈妈来齐海找爸爸，但是妈妈好像跟爸爸有隔阂，不想见他，更不让女儿单独找他，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，提起纪寒洋的名字都要费半天劲。

“你妈心里想的都是啥啊？”石历宇感到很迷，“不过你真不该一个人到处跑，刚才要不是我帮你，你能从草坪上起来吗？”

“当然能，我又不是林黛玉。”项华琴鼓起嘴，像只炸毛的喜鹊，“打扰我休息的帐还没跟你算呢。”

“我可以帮你联系他。”华玲说，“但我也只能试着问问，没法对你保证。”

项华琴很真诚地鞠躬道谢，披着厚羽绒服的她长发低垂，弯腰的样子有些滑稽。抬起头后，她又问了一个奇怪的名字：“你知道马奥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”

“不认识吗？他好像跟我爸爸也有关系。”

华玲摆摆手：“我又不是查广斌的女儿，不可能认识所有人。”

“没事，今天承蒙关照了。”

两个女生结束了对话。道别前，石历宇终于有机会提问了。他感觉必须谨慎措辞，要有礼貌。

他的问题很简单：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是什么？

**三、**

高中学科竞赛囊括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计算机五大学科，不同学科竞赛的名称和赛制有所区别，但目的是相同的：为基础科学研究选拔人才。

因此，对于在竞赛中表现优秀的学生，很多顶尖大学都会予以优惠。

听华玲说完，石历宇感慨万千。他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条路，县中老师从不讲高考之外的事，差点封死一条通往科学殿堂的康庄大道。

他自言自语，重新规划今后的人生：“那我就学生物竞赛，争取保送到济广。”

项华琴歪了一下头：“你想当生物学家吗？”

“嗯，我想去齐联当科学家。”石历宇感觉自己的形象高大了不少。

项华琴吐出一句捉摸不透的话：“我听妈妈说，齐联的科学家都是邪恶科学家。爸爸也是邪恶科学家。”

石历宇第一反应是你妈果然脑子有问题，然而下一秒他就想起了奇怪的大胶囊和三个黑盒子，它们已经被项华琴收回口袋中。明眼人都能看出，这背后肯定有秘密。

华玲好像被吓到了，她像雕塑一样呆滞地盯着项华琴，思考了一会，嘴唇动了好几次，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项华琴试探着问道。

“没事。”华玲好像想开了什么，长出一口气，“我想拜托一下。“

她又向两边看了看，确定周围没有别人，密密麻麻的竹竿把这片空地围得毫不透风。华玲把一缕灰色短发拂到耳后，眼神坚定起来，一字一句地郑重说道：“如果你，你们，遇到了与联合公司有关的，奇怪的事，请务必告诉我。”

“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石历宇脱口而出。

“因为我也很想知道。”

与两人交换电话号码后，华玲便正式告辞了。

项华琴依然情绪低落，她说想去齐联总部看看，爸爸应该在那里。石历宇考虑了一下现实情况，还是劝她放弃打算。他以前去仙河科技园观摩过，联合公司总部在一大片绿地中央，被高墙围住，从外面看上去跟外星基地似的，进入需要通行证。

虽然双子大楼前的正门会在工作日开放，但今天是周日。

两人从竹林中出来，走上灰色的石板坡道，项华琴低头看着自己黑色的靴子，嘴里嘀咕道：“那该怎么办呢……“

“明天再说吧。”石历宇安慰她。

“明天我就不一定能跑出来了。”项华琴很丧气，“妈妈还要带我去医院呢。”

“你是该去医院看看。”石历宇点头，“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你住在哪？”

“谢谢，不用麻烦了。项华琴缓缓抬手，指了指南边，”我就住在附近的宾馆。”

她明显是在强作精神。刚才跟华玲说话似乎消耗了不少精力，项华琴呼吸越来越急促，额头上有不少汗珠。

“没事，我不着急，还是送你一程吧。”石历宇觉得不能坐视不管，更何况他脑子里还有一堆问号。

项华琴白了他一眼，好像他说错了什么话似的，不过她马上转换了表情，努力仰头微笑，眼睛闪闪发亮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礼堂前的广场已经恢复平静，石历宇最后还是没能见到霸道总裁。他带着项华琴穿过广场，从槐树大道走向学校正门。一月是齐海市最冷的季节，大槐树上零星地挂着几片枯叶，而落到地上的那些基本都被清扫干净了。

项华琴步伐很慢，两人走出校门的时候，太阳正悬在南天的中央。

石历宇虽然有很多问题，但是不太敢问，他感觉女孩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了。

他的感觉没错。出门走到第一个路口，项华琴忽然就跌坐在了马路牙子上。她的下巴顶着膝盖，双手无力地下垂，红绿灯换了好几回，依然一动不动。

石历宇有点不知所措，他在旁边坐下，小声问：“没事吧你？”

“嗯。”项华琴发出了很小的声音。

“你带的胶囊是什么药？要不要我再帮你买瓶水？”

“中和剂。已经不太管用了。”项华琴艰难地抬起下巴，摇了摇头。

“中和剂？”

这个词让石历宇想到了化学里的中和反应，然而它肯定不是这个意思。见项华琴许久没再有动静，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。

王天发来条短信，问下午打球不。

再等下去就打不了球了，很麻烦的是对方是女生。石历宇决定这次不顾形象了：“你实在走不动了的话……要不我背你回去吧？”

项华琴的眼神往这边微微偏转一些，用略带讶异的语气问道：“你不是邪恶科学家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石历宇一愣，转念想起了刚才与华玲的对话。该不会那个叫纪寒洋的真的有什么情况？他连忙语无伦次地解释：“我虽然想当齐联的科学家，但我……我真的一点也不想害人，而且我才高一啊。而且他们发明了那么多有用的东西，我天天在电视上看到，他们真不是坏人！”

“那妈妈为什么……”项华琴说了一半，又把头埋了下去。

“你觉得你妈说的是真的？”石历宇问。

没有回答。

“既然你爸是邪恶科学家，为什么你还来找他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大概她也很迷茫？石历宇不知所措，左右看看，大学外的街区还算平静。周日车流不多，人行道上不时走过三三两两学生模样的人，边走边讨论听不懂的学术名词，给他一种虚幻的未来感。

他们当中，也有人要成为齐联的科学家吧？

石历宇转回头来，盯着雕塑般埋头不动的项华琴看了一会，最后无奈地说，“要不还是我背你回去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项华琴的回声就像蚊子一样，算是接受了他的好意。

。

今天打球的有六个同学，三打三。王天这次格外勇猛，终场连续干进五球，张哥被撞翻在地，三九天的满头大汗，像坨泥巴似的瘫坐着喘气：“王天你不是人，把球给我我要回家了。”

“你个弱几。”王天耸耸肩，转头看向石历宇：“铝哥你说，他是不是弱几？”

“王天你别护着铝哥了！”张哥跟头驴似的费力嘶吼，“今天谁是猪队友你心里没点……”

“铝哥就今天发挥失常，你哪次不是猪队友？”没等张哥说完，王天就大手一挥高声打断，“该让李老大再好好教育你。”

跟石历宇和张哥一队的肘子凑过来：“铝哥你是不是快期末了学傻了？”

王天把手搭在肘子的肩上：“我觉得，他可能被霸道总裁吓傻了。”

“啥霸道总裁？”

“我今天没看见李平和。”石历宇边看手机边说，“人太特摸多了。”

“你，哎。”王天放开肘子，朝他走过来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“爸爸对你很失望啊。”

“所以你要干什么？”石历宇边回复边把手机收起来。手机上有几个未接电话，来电人的名字一看就是女生，虽然他发誓他是清白的，但最好还是别被王天他们看见。

“罚你给爸爸跑腿。”

王天挤挤眼，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绿钱，冲着大家挥了挥：“想喝可乐的一人两块啊，没钱找我借！”

正好。石历宇揣着大家的钱，一出篮球场就给项华琴的号码拨了回去。这家伙先是发了条短信道谢，然后还有什么事似的，呼叫了自己好几回。

石历宇以前从来没背过女生，中午的时候，他废了好大劲才把项华琴放在肩上，然后用一种奇怪的姿势扛着她走了两个路口。虽然她很轻，但因为石历宇背人的姿势不对，大部分体重都压在了一边，坐了一小时地铁也没缓过来，下午打球的时候右臂使不上劲，好几次投篮都打歪了。

“就是想谢我吗？”他对着电话那头问道。

“嗯。”项华琴看来恢复了一些精力，“还有个……好消息，华玲联系上我爸爸了。”

“好消息”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，听上去一点喜悦感都没有。

“你爸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先让妈妈带我去医院。”

“他会去医院看你吗？”

“会吧。可是我还是有点怕。”

石历宇走到十字路口等绿灯，对面就是小卖部了。马路尽头的正西方，阳光沿着地平线穿过厚厚的大气层，被散射得只剩最低波频的红色，让他感觉有点冷。

“怕医院吗？还是怕你爸是邪恶科学家？”他问道。

“都有点。”

石历宇想了想：“那你害怕科学吗？”

“不知道呢。科学也分很多种，有的很神奇，有的就很可怕。”

“至少你不怕爱因斯坦吧？发明了相对论的人。”石历宇讲出一个就算是文科生也应该知道的名字。

“不一定，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可是让人们造出了核弹呢。我觉得俄罗斯的沙皇炸弹就特别可怕，它爆炸在新地岛，就是北冰洋里俄罗斯第二大的岛。然后在隔了一个巴伦支海的芬兰都有很多玻璃被震碎了……”

“我不懂这些东西啊。”石历宇连忙打断她，心想这孩子真能扯。绿灯亮了，他边往前走边说，“想聊地理的话改天吧，我要给同学买东西。”

“好吧。”电话里的声音略带遗憾，“还有……我感觉华玲也挺可怕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感觉啊，我感觉她说话冷冰冰的，像个机器人一样。”

“你的感觉未必可靠吧。”

走到小卖部门口，石历宇回忆了一下上午的谈话，脑子里又冒出很多问题，不过还是又安慰了几句。项华琴提到自己可能会在齐海住院很久，他便说期末考完试去看她，尽量叫上华玲一起。

石历宇倒没觉得华玲很冷酷，虽然她的说话方式很接近自己想象中的科学家。但是作为旁观者，对于项华琴的处境和感受，他也不能完全理解。

挂了电话，他走进小卖部，先拿了四瓶可乐，然后肘子说他要喝雪碧，还是芬达来着？算了还是一样一瓶吧。父母管的严，好久没喝碳酸饮料了，都忘了雪碧芬达是什么味的。

**四、一月底，临港新区，济广大学第三附属医院**

石历宇把水果篮子放在病床旁的桌子上，问项华琴：“你妈不在吗？”

“她跟爸爸出去了。”

“他们关系没那么差啊？”石历宇有些意外，他以为项华琴的父母就像肥皂剧里闹冷战的夫妻，俩月不说一句话，谁先开口谁就输。

“我也不清楚，爸爸今天刚来。”项华琴的目光有些涣散，“华玲没来吗？”

“她说她要学习。”石历宇摇头，“也怪我口才不好，我应该再劝她两句。”

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当时华玲婉拒请求的时候，他是感到很惭愧的。人家都不用高考了，还那么用功，当真是人类精英的料子。期末考完后，石历宇就跟生物刘老师说了竞赛的事，老刘说家里还留着些大学教材，开学给他拿过来。他暗下决心，以后就要以那个灰头发的女孩为榜样，奋力攀登科学高峰了。

“哎。”项华琴看起来很失望，“我也帮你劝劝她好了。”

“呃，谢谢……“

石历宇不知道怎么接茬，便转移话题，问项华琴在医院感觉怎么样。后者有气无力地说，刚来医院的时候被抽了很多血，又做了很多手术，好像是从身体各部位取了很多组织。但直到现在，她还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。

看起来父母医生在隐瞒病情？感觉不妙。

这么抱怨完，项华琴扬起眉毛，说了句好消息：“不过我现在又能正常吃饭了。”

“比两星期前好点了吗？”

“嗯。医生开了些药，有吃的也有注射的，现在感觉好多了。“

“比你那天说的‘中和剂’管用？“

“嗯。“项华琴轻声点头，又小声补充道，“不过我有种不好的感觉……我感觉主要是药的功劳，做了那么多手术倒没什么用。“

又是感觉，石历宇心想她怎么总是有奇怪的感觉。但仔细一琢磨的确有问题，就算现在科技发达了，从确诊疾病到安排手术也要好几天吧，这孩子刚进医院就跑完了一套流程，难道她爸手眼通天？

还是说，他们早就清楚项华琴的情况？

正胡思乱想，后面传来脚步声，有人走进了病房。项华琴往外看了一眼，石历宇也跟着回头。

来人是项阿姨，那天背项华琴回宾馆的时候打过照面，纪叔叔倒没有过来。

石历宇连忙起身，向长辈问好。

项阿姨的打扮不像科学家，倒是有点像民国时期的名媛。她四十多岁，样貌还要年轻些，黑直的头发沿着两鬓的方向梳向脑后盘起来，下面是深棕色丝绸围巾和亚麻色的女式大衣。这么看上去，二十年前她应该是个标准的女文青。

项华琴冲着妈妈大喊：“爸爸去哪了？“

“他回公司了。“阿姨轻声叹息，”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再给你买点鸭血吧。“

“我想去CBD逛街，在那里吃东西。“项华琴有些不悦，”今天医生不是说我可以出去吗？“

“那我也必须跟着。“阿姨仿佛看出项华琴的心思，提出了条件，又看了一眼石历宇，“你们两个小孩不能自己出去。”

“你又不喜欢齐海，跟着我们去干什么？”

项华琴直盯着妈妈，眼神犀利地反驳她。

石历宇有些不知所措，他试着打圆场：“阿姨，我们这治安很好的，而且我也是本地人，华琴跟您说起过我吧？”

听到少年的辩驳，项阿姨把目光离开女儿，转头看向石历宇。她犹豫了一会，轻声对他说：“你先跟我出来一下。”

出了病房，两人来到住院部走廊尽头，西方的阳光被云层散射，柔和的红色映入窗子，让石历宇冷静了一些。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不太合适，便主动道歉：“阿姨对不起，我知道您不相信我，毕竟我们就见过一次。”

“我能看出来，你不是坏孩子。”阿姨摆摆手，“所以想把实际情况告诉你，你做好心理准备，而且也别告诉她。”

“什么情况？”石历宇吓了一跳。

阿姨低下头，缓缓说道：“她的病是一种很罕见的先天性系统发育失调，具体地说，就是体内细胞的癌变几率比正常人高很多倍。因为是先天性疾病，所以你现在看到她的状况，是发育失调积累了十六年的结果。”

石历宇不知道什么系统发育失调，但癌变两个字他听的清清楚楚，他眉头紧皱：“是癌症吗？”

“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“因为激素分泌紊乱。”项阿姨的声音很平静，“激素分泌紊乱会导致细胞分裂失控，也就是基因复制过程的失控，这会导致复制出错，基因突变的概率会大大增加。”

好在上学期就学完了生物必修一，石历宇勉强听明白了她的意思。他记得课本里的黑体字，如果细胞受到致癌因子的作用，遗传物质发生变化，就会变成不受机体控制，恶性分裂增殖的癌细胞。

而阿姨说的”基因突变概率增加”，对应的应该就是课本里的“遗传物质发生变化”。

“能治好吗？“石历宇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你觉得呢？“项阿姨同样回复了四个字。

她的语气很淡也很沉，仿佛逐渐隐没于地平线附近深厚云层中的光晕。石历宇有种不切实际的感觉，他觉得阿姨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。

他怔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好，祈福，同情，还是什么别的？项华琴是他十五年的人生中，第一次遇到的身罹大病的同龄人。对于这种状况，少年一时很难接受。

现在似乎说什么都是空洞的。

阿姨好像没期待他的答复，她勉强挤出一点笑容，自说自话道：“其实我也很抱歉。这些年来我灌注给她的，关于科学，关于齐海，都只有黑暗的部分，这大概是她不喜欢我的原因之一吧。“

“你是说，我生活了十五年的城市……很黑暗？”

“还不能这么说。”阿姨指了指地下，“只有这里的一小片而已。不过，我没法保证黑暗不会辐射。”

这里的一小片？石历宇不知其所以然，他只知道自己现在在临港新区的济广三院，难道寝室夜谈中，李老大瞎扯的医院鬼故事是真的？

项阿姨似乎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：“刚才说的你忘了就好，我只想让你明白她现在的状况。”

石历宇转头看向窗外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今天你可以带她逛CBD，”项阿姨边说边开始往回走，“可以让你们在前面走，你们两个可以随便聊，我不打扰。但至少我必须在后面跟着。”

“好的。”石历宇没意见，他想了想，补充了一点建议，“我知道最近的CBD是崔庄开发区，但崔庄不是很大。过了黄河的兴隆更繁华点。”

“我也觉得兴隆更好，从这坐二号线挺快的。”

阿姨虽然来自遥远的东北，却对这座城市很熟悉的样子，应该在齐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。石历宇没怎么逛过兴隆，本来还想着带她们去哪好，现在看来似乎不用太操心了。

走到病房门口，项阿姨又说：“其实我也太主观了，搞文科的都容易犯太主观的错误。如果你能给她讲点不同的见解，我会很感谢的。”

**五、齐海市寿山区**

“以前没见过吧。”

黄昏将尽，天空中铺上了深邃的藏青色。环绕车站的商贸大厦华灯初上，繁华都会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

街边商店贴着镶着金边的春联和福字，玻璃窗内摆着各种年货盒子，满街的电子广告牌中红光流彩，洋溢的都是新年的气息。

项华琴出了车站就没合上过嘴巴，然而石历宇并不以为意，对她的感慨只是随口应和。

他在想别的事，总感觉在年味盎然楼宇深处，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就像小时候看过的超人动画片，城市大楼被恶魔封锁，恶魔把楼里的人都变成了红眼幽灵。虽然结局一如既往的王道，恶魔被打败，所有人都被超人变回来了，然而他至今忘不了他们变成幽灵时惊恐绝望的表情。

童年阴影就是这么可恶，尽管早就不记得是哪一集了，但他现在无缘无故地感觉，恶魔就藏在哪栋楼里，准备把他和项华琴变成红眼幽灵。

而且项阿姨不是超人，救不了他们。

看到远处高楼顶端赤色的剑与双螺旋商标时，这种莫名的恐惧达到了巅峰，那是齐海联合工程公司在兴隆的办事处。

“真的没见过。”

项华琴的语气里充满真挚的喜悦，虽然她的脸上好像映照着剑与双螺旋的红光。

“你以前去过什么大城市吗？”石历宇问她。

“去过北京看病，但那里的医生也治不了。妈妈没办法，才带我来这里的。不过路上我坐高铁，看到过很多繁华的大城市，像天津啊，沧州啊，虽然那些高楼大厦只能远远看见，高铁轨道都在郊外的。”

项华琴的话匣子打开了：“我跟妈妈说，如果能治好病，就去郑州和开封看看。放完寒假就快三月了，暖锋过境就会下雨，你们就不用从京杭运河提水了，聊城西边的黄河航道也会开通吧？我只看过图片，开封和新乡隔河相望，在游轮上能看到陈桥的大楼显示屏，跟这里一样漂亮呢。”

石历宇觉得她地理学的真厉害，不过因为自己不是文科生，所以并没有多么嫉妒。

如果华玲在他面前显摆数学，他可能真要打人了。

“我还是感觉这里漂亮。”廉价的自豪感涌了上来，他刚才对恶魔的恐惧都被小喜鹊吹飞了，“而且如果你想看黄河的话，西宋的邵家口更近一些。”

“嗯，改天带我去吧。”项华琴说着，又把话题回到黄河西边，“不过妈妈说我不能吃辣，不然的话真想尝尝胡辣汤呢……”

商业区的热岛效应相当严重，听到胡辣汤这三个字石历宇又出了点汗。其实他也不怎么吃辣。

但项华琴还是很冷的样子，她紧紧裹着黑色大衣，手插在兜里，缩着脖子。

往后看着，妈妈的侧脸被淡黄的灯光照亮，她在一家高档专卖店的门前停了下来。

于是两人也不继续走了。石历宇抬起头，想看看这家店叫什么，然而它是那种简约的高格调。头顶没有招牌，只有比自行车轮子还大的圆形浮雕商标，从这个角度看不清商标外围的一圈英文，只看见中间有个像是南极洲的图案。

玻璃窗内，色调灰暗却做工精致的羽绒服挂成一排。那些羽绒服肩部的商标全部朝向窗外，如同一只只大眼睛，带着鄙夷和不屑看着他。商标是鲜艳的红蓝配色，南极洲图案在蓝色海洋的中间白得耀眼，有点像美国队长的盾牌。

那天在海中大学城，好像有人穿这个牌子的衣服。

项阿姨抱着双臂，看着店里的天花板，不是在浏览高档大衣，倒是像在思考什么心事。

小喜鹊似乎也兴味索然，她回头盯着马路对面，镶嵌在玻璃幕墙中的动画广告。电子LED屏幕流光溢彩，向东北土老帽展示商业都市最中央的巅峰。

“别盯着看，对眼睛不好。”石历宇好心提醒。

项华琴没动作，还是目不转睛。

“你能用一句古诗形容它吗？”

她伸开双臂，仿佛要拥抱无尽的霓虹灯光。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？”

石历宇的第一反应是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，他觉得自己的语文还行。

项华琴摇头：“我觉得不好，辛弃疾想表达的是南宋兵弱国危，却偏安一隅，用繁华粉饰太平。辛弃疾在这中间很孤独，没有人能理解他。”

“那……西湖歌舞几时休？”石历宇看着广告牌上舞姿翩翩的古装仙女问道。

“果然是理科生，林升想表达的和辛弃疾是一个意思——哎，那不是仙鹤公主吗？”

大荧屏中写着：“《仙鹤公主》VR游戏即日登陆幻想影视城。”

石历宇没法跟项华琴转到同一频道。他不看少女动漫，不知道仙鹤公主是谁；幻想影视城是全国最大的连锁游乐园，里面有各种高科技特效，然而门票死贵，想去得在麻辣烫店串一个月的串。

所以他只知道自己120分以上的语文被鄙视了，于是反问：“那你觉得什么古诗合适？”

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”

项华琴与红发仙鹤公主四目相对，朗诵道：

“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重湖叠巘清嘉。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。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”

“哎，古代太兵荒马乱了。柳永啊，晏殊啊，他们稍稍写点发自内心的赞美，就有人说他们骄奢浮夸，说他们的诗没有思想。乐观的诗词反而不如悲观的流传得久远，还是现在这个时代好呀。”

石历宇不懂她在念什么，他一年后才在必修4学到《望海潮》。如果彼时还留有这段记忆，他应该会意识到项华琴今天背的一字不差。

不过他觉得现在也不好，起码他没在县一中见过南极洲羽绒服，看那店里的奢侈摆设，估计没几个同学买得起。

“我知道一首几年前的日本流行歌，是赞美东京的，很好听——”

项华琴自顾自地唱了起来：

“霓虹光束贯穿在夜空里，

凝望远方，在一起。

漫天星光如同幻想闪耀在心底，

我希望永远沉睡在梦境里，

我希望，把明天，全部都忘记——“

项华琴的嗓音很好听，她说这是她自己翻译的日语歌词。中国人会觉得日语是种信息熵很低的语言，要表达一个中文汉字，有时需要三四个日语音节。所以翻译歌词时，为了对上音符，必须在原句中增加些新内容。

石历宇并不关心她怎么花里胡哨地翻译歌词，他只觉得这歌太不现实，霓虹光束贯穿夜空只能带来光污染，哪还有满天星光？

而且她真不爱国。

“要不你去吃日本料理吧。“他说。

“不，我想吃你们这儿的特产。“

“黄河口大闸蟹？“石历宇尽力思索高档特产。

“你家不在南边的乐安县吗？那里有什么特产？“

“没什么，我不喜欢那里。“

石历宇心想不能带她去老县区，那会像阿姨说的一样，把齐海市灰暗的一面展现给她。

“你连自己的家都不喜欢，还会喜欢什么？“项华琴毫不客气地批判他。

“我想喜欢也没办法，那里太破了。“

“那叫恨铁不成钢，不叫不喜欢啊。“

这话很是扎心。

“我很喜欢乐安县的肴驴肉，那里的驴肉火烧很不错。“项阿姨向两个小孩走过来，她终于结束了思索，”不过乐安县太远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们得早回医院。“

“就知道回去，你在那愣了半天在想什么呀。“

看来项华琴真的不喜欢她妈妈，跟她说话时完全没了文学少女的气质。

“我吗，我想起了纪寒洋。“项阿姨面无表情地吐出丈夫的名字。

“爸爸？爸爸又怎么了？“

“没怎么。“

项阿姨抬起手又放下，随即开始回忆往事：“其实我自己也挺惭愧的。读博的时候我们来过这里。那时加拿大鹅还是新鲜洋货，很多傻子宁可不吃饭也要买一件。我当时也是个傻子，很想进店里看看。他很不屑，说，我知道你做不了科学家，就算你能跟我一起去齐联，你也做不了科学家。”

“他说的很对。”项华琴眨眨眼。

阿姨没有反驳，默默接受女儿的鄙视。

“我们还是找地方吃饭吧……”石历宇觉得自己打圆场的能力直线上升，“我明天没事，再来医院也没问题，可以顺便给你们带点驴肉火烧。”

**六、第二天**

虽然放了寒假快过年了，县一中对面百年驴肉老店前的队伍还是很长。石历宇买了驴肉火烧，特意嘱咐不要辣椒，用好几层锡纸包起来裹在怀里，跑上二号线地铁就一拍大腿：将近两小时的路程，为啥我没从家带个保温盒子？

项华琴很喜欢这种乡巴佬食品，和她的气质不大一样。石历宇本来以为能入她法眼的都是宫廷美食级别的，比如昨天的孤岛鲜鱼汤。他们没吃到大闸蟹，项华琴的免疫系统功能异常，对海鲜过敏，其它忌口也很多。

她恋恋不舍地把一大坨锡纸放在窗台上，看着它们反射太阳光。

“话说，你喜欢的东西挺广泛的。”石历宇开始找尬聊话题。

其实他很想回家写寒假作业，但内心深处有个莫名的念头，让他决定多呆一会。

“一般喜欢唐诗宋词的人，都不会喜欢日本歌吧。还有沙皇炸弹大伊万，你整天都看些啥啊？”

“什么都看。我还看网络小说呢。”

“那种垃圾你也看？”

“你为什么觉得网络小说是垃圾？是因为老师这么说吗？”

石历宇点头承认。他其实并不了解网络小说，只是凭印象感觉，那与自己所向往的科学是两个世界的东西。

“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人们会喜欢看网络小说？“项华琴继续提问。

“因为他们没有理想。“

石历宇自己都感觉这个回答很怪异，不过这是他的真实想法。

“我不觉得。阳春白雪能有理想，下里巴人也能。”项华琴伸出一根手指，“网络小说受欢迎，是因为它有自己的优点，那就是剧情紧凑又爽快，没有深奥的烧脑情节，大家可以看得很开心，很放松。现实生活那么痛苦，谁不想暂时脱离现实，随着主角走，体验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呀。“

“所以这种东西根本没有理想啊。“

“可是如果你想把理想中的世界创作出来，展示给别人，难道不需要知道别人喜欢什么吗？“

看来项华琴也是个有作家梦的文科生。石历宇觉得她说的有道理，他忽然想到了不知从哪听来的一句话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，你不喜欢，你算老几？

但是作为理科生，他只关心批作文的老师对什么喜闻乐见，从来没想过创作什么理想中的世界。

“所以我什么都看。“项华琴继续说，”我不只看诗词名著，还看很多网上流行的东西，看看什么好玩，什么能受欢迎。然后啊，我发现网上有些东西虽然特别好玩，但是三观不正，可是你还是禁不住觉得它们有意思……“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这话石历宇感同身受。宿舍李老大经常讲些三观不正的段子。那些段子三俗无比，表达的思想可以说是令人作呕，但无奈它们特别好笑，让一个寝室笑到停不下来。

“看的东西多了，你就要有自己的判断。”项华琴说，“所谓取精华，去糟粕，把精华记录下来，作为创作的素材；糟粕呢，看完一笑而过，忘掉就好了。就算实在忘不掉，只要不写到作品里，我觉得都无可厚非的。”

“你想创作什么作品吗？“

“希望有一天能吧。“

项华琴在胸前交叉十指抱拳，似乎在祈祷什么。

窗外的阳光被飘来的白云遮住，桌上锡纸的反光消失了，两人陷入沉默，病房里的氛围有些压抑。

这时项阿姨从外面走进来，手里拿着几张写报告单，看起来眼神黯淡无光。不过她带来一个好消息：原则上下次手术要到年初三以后，这两天女儿可以吃点好的，逛逛齐海市的其他地方。

项华琴说她要去幻想影视城，玩仙鹤公主的VR游戏，还要叫上石历宇和华玲一起。

据说影视城的VR游戏是最先进的科技，使用脑机接口技术，通过头盔设备，直接将虚拟视听感觉输入大脑，还可以模拟加减速失重。

这些感觉由模拟产生，其剧烈程度都有安全阈值。游戏中人体本身是静止不动的，因此身体脏器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。如果项华琴这种病秧子想追求刺激，脑机接口游戏可以说是不二之选。

阿姨说可以，又表示她可以出四个人的钱，以作为感谢。

“阿姨，您也太大方了……”

明明自己只是陪项华琴玩了几天，又没发动神功治好她的癌症，石历宇有点接受不了这份巨额感谢。

“应该的。没事，这点钱我讲一小时网课就能赚回来。”阿姨对此不以为意，又叮嘱道，“我也希望你能叫上华玲，怎么说呢，她真的应该出去玩玩了。”

昨晚吃饭的时候三人聊到了华玲，阿姨对她很在意，不过没说自己是怎么知道她的。

“你们先聊吧，我再去跟医生谈谈。”见两个小孩没再有意见，阿姨转身离开病房。

“对了，爸爸还会来吗？”项华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在后面大声喊道。

然而她并没有得到回答。

不知道远去母亲有没有听见。

“你打算怎么跟华玲说？”石历宇试着把话题往不那么沉重的方向上转移。

项华琴从枕头底下拿出手机：“看我的，昨天我就想到了个好主意。”

她拨通了华玲的电话，先是礼貌地寒暄了几句，说自己在医院恢复得不错，很开心，问她想不想一起去幻想影视城玩，以作庆祝。

对面的声音有点犹豫，似乎不太想去也不好意思拒绝。

看着项华琴聊天的样子，石历宇不得不承认她的情商的确比自己高，或者说，起码她比自己会说话。昨天问华玲要不要一起去探病的时候，她也没有拒绝得很明确，只是说自己在忙着学数学，暂时没时间。

然后石历宇就没词了，说了句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就结束了通话。

或许是因为自卑，还是别的什么？

面对华玲半推半就的态度，项华琴面不改色地说：“我请客呀，反正我妈妈是高级教师，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！”

紧接着她又抛出杀手锏：“那天你不是说过，你想知道和齐联相关的奇怪的事吗？我知道了很多哦，你出来陪我玩，我就告诉你！”

二连击的确有效。项华琴嘴角扬起来，说现在就要在幻想影视城的APP上订票，让华玲盯着收验证码。

她像是突然病全好了，翻身跳下病床，把手机甩在床上，从衣架上的黑羽绒服里拿出自己的钱夹，抽出一张卡，又跑回来拿起手机。

“你用你自己的卡付钱啊？”石历宇问，心想这孩子零花钱竟然这么多，他自己连银行卡都没有。

“不是，用的是妈妈的钱。”

“那这是你妈【hx】的卡？你知道密码？”

“不是，这是信用卡，没有密码，只有写在卡上的安全码。”项华琴耐心地对穷孩子解释：“妈妈给我申请了这张信用卡，挂靠在她的账户上。我平时用这张卡花钱，然后她用自己账户里的钱还账。”

石历宇一拍脑袋想想也是，那天在济广大学，用项华琴给的卡买水时也没输密码。当时他连怎么刷卡都不知道，还是柜台小哥帮忙的。

郑智必修一讲的啥来着，课上老师好像说过信用卡知识。不过当时石历宇不是在偷看科幻小说就是在偷写数学题，那些经济学常识早就弥散在风中了。

见鬼去吧，反正高考不考。

对了，回忆了这么多，又想起个事来。

“你好像说过，你的药，那个什么‘中和剂’，是你爸给的？”他问道。

“嗯。”项华琴低头订票，黑长直发遮住了手机屏幕。

“所以虽然你妈总说他是邪恶科学家，但其实你也不太相信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项华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她停顿了一下，伸手把头发撩到背后，继续默默敲着手机。

果然爸爸是话题粉碎机啊？石历宇有点后悔。

“哎，明天的票怎么变这么贵了。”项华琴小声自言自语，“要不订后天的好了，后天……是腊月二十九吧？”

【【【B站2.0断点】】】

**七、腊月二十九**

石历宇本来以为迟到的都是女生，没想到华玲虽然嘴上说不愿意，今天却比他来得都早。他跑到地方的时候，项阿姨和两个女孩已经在医院门口等着了。

项华琴好像在和妈妈吵架，华玲好像在劝她们。

过去一问，原来项华琴昨天居然瞒着阿姨，只买了三张票，摆明了不想和她一起玩，还说给你省钱都不愿意啊。

华玲一直说不用担心，我会帮忙看好她的。影视城安保措施很完善，这么多年也没出过事。况且大家都不算小孩了，互相都有联系方式，就算走散了也能找回去。

虽然知道阿姨是为女儿的安全着想，石历宇还是选择站在华玲这边。跟同龄朋友出去玩，哪有道理让父母跟着？就算自己那有过度关心倾向的爹妈，整天唠叨不能吃这不能吃那要多喝水，也不会整天跟踪他。

三人一起说了好久，阿姨终于被说动了。石历宇感觉，她还是挺信任华玲的。这种信任似乎来自很久以前，和通过两个星期的交流，刚刚建立起的对自己的信任不同。前者明显更深厚些，仿佛两人是世交一样。

阿姨让他们每两小时发一次短信报平安，又补充道：“你们不能让华琴玩跳楼机过山车，太危险了。”

“您尽管放心。”华玲微微颔首。

临别前，阿姨叮嘱项华琴别忘了按时吃药，还说她今天会一直在第三医院守着。

终于离开了讨厌的医院，三人跑到地铁站，坐二号线过河，再转六号线前往昌茂区的影视城。昌茂是河口郊区，环境优美，有很多娱乐设施和度假村。

项华琴说今天要玩到晚上，看新年的水幕灯光秀，出来再坐河口观光游轮。她昨天刷了好久的手机，浏览影视城的娱乐项目，当然最吸引她的还是仙鹤公主。这个VR游戏人气很高，高峰期队伍能排到园区门口。项华琴说下了地铁得赶紧跑，刚才跟妈妈吵架耽误了好久，这期间队伍怕是加长了几十米。

“你还是别跑了，跑出毛病来，你妈估计不会放我回去了。”石历宇认真地劝她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新年前夕的影视城人流攒动。项华琴根据APP定位找到了仙鹤公主的排队地点，有工作人员举着电子指示牌，展示队尾的位置。上面的预计等候时间差点没把石历宇吓晕过去：70分钟！

靠！！！

没办法，自己选的游戏，跪着也要排完队。

还好队伍顺着绿化带，项华琴可以坐在台沿上，不用一直站着。

绿化带最外边围着低矮的冬青树，里面种着秋菊和风信子。它们是著名的耐寒花，在二月的寒冷中依然绽放，从外到里是紫粉红橙黄，流畅过渡的颜色很漂亮。

不过石历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颜色的菊花，难道是转基因新品种？

黑白配色的项华琴坐在中间，很有东方美人的风格，有几个游人往这边瞥了几眼。

华玲弯下腰，小声问她：“你知道了什么秘密？”

“什么什么秘密？”她一脸无辜。

“关于……联合公司的。”华玲回头看周围，确定自己的问话没被注意到。

“不知道。”项华琴鼓起嘴瞪大眼睛。

果然只是为了骗人出来玩的小把戏。石历宇暗自发笑，他别过头不去看华玲的表情，有种见证大神翻车的快感。

“你要是什么都不说，我就回家，不陪你了。”华玲用冷静的语气威胁。

“那……我说一个我的秘密可不可以，感觉勉强算有关系吧。”

“你的秘密？”华玲凑近了一些。

“我以前经常做梦，梦见我有弟弟。然后，我就经常缠着妈妈说这个梦。最后有一天，她终于告诉我，我的确有一个双胞胎弟弟。妈妈给他取的名字很好听，叫夏筝。但是，他在一岁的时候夭折了。”

“怎么……”

石历宇说到一半，把后面两个字咽了回去。现在问她弟弟怎么死的，太毁气氛了，也很不合适。

“妈妈说，是爸爸杀了他。”

项华琴读出了他的意思，摆出一副魔鬼吃人的表情，面容扭曲，有点吓人。

华玲像个侦探一样继续提问：“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叫项瑜，瑕不掩瑜的瑜。”

石历宇第一反应是项羽和周瑜，说她的名字跟西楚霸王一样啊。

“才不一样呢！”项华琴不同意，“项羽很有骨气的，宁可在垓下被逼到弹尽粮绝，也要一决死战，不过江东。妈妈比他软弱多了，她就是个，就是个被科学打败了，逃回老家的逃兵。”

“科学不是敌人吧。”石历宇说。

“不吧，如果没有科学，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就不会造出核弹吧？我想想就觉得可怕，用核弹把一座城市夷为平地，只需要一架轰炸机把它从高空扔下去。古代科学不发达的时候，毁灭一座城市需要千军万马吧？”

接下来话题就歪到广岛长崎了。石历宇觉得日本人完全是自找的，根本不值得同情。他对二战的认知主要来自书店，以及用家里破电脑逛论坛时看到的键盘侠。项华琴兴致勃勃，两人争辩了好久。或许是药物起了作用，她一直也没说累。

最后的结论是，美国人扔核弹是正确的。如果没有这个高级威吓，日本人就要一亿玉碎。那样的话，死掉的会有更多人，中国人，日本人，美国人。他们大部分都希望战争赶快结束，大部分平民都是无辜的。

华玲全程没怎么插上话，和项华琴不同，她对战争史几乎一无所知。

而且虽然纪寒洋是她父母的同事，她之前也并没有因此认识项瑜。

聊完二战，三人一边随着队伍慢慢往前挪，一边四处看风景。这里的主题是自然风光，有各种鸟类的彩色雕像。石历宇看过不少博物志，能认出其中的一些，便讲给项华琴听。

终于排到门口，这是一座宫殿样式的建筑，看起来新建成不久，宽敞的大门前还贴着新年的春联。正红的重檐殿顶上是颜色各异，栩栩如生的飞鸟雕像。代表公主的丹顶鹤立在正中间，一副百鸟朝凤的架势。

项华琴说《仙鹤公主》的电影是去年上映的，主角是两个精灵，小喜鹊和小麻雀。他们历经千辛万苦，救出了被囚禁在王国首都的公主——仙鹤。

“可我看广告上的主角都是人啊。”石历宇说。

“他们是鸟变成的精灵，或者说叫拟人化。”项华琴解释道，“就像妲己是九尾狐的拟人化，白素贞是白蛇的拟人化这样。”

“就是狐狸精白蛇精一类的东西啊。”

那些角色身着汉服古装，配色和相应的鸟类的确挺像。没想到“拟人”还有这种用法。

这时宫殿大门自动打开，工作人员招呼二十个人进去。眼看终于轮到自己了，三人连忙一路小跑，跟着前面的人进入宫殿。

宫殿入口往里，是一条不宽的走廊。里面挺暗，上面挂着灯笼，发出幽幽的红光，不知是不是特意设计的新年主题。

曲里拐弯终于到了游戏大厅。大厅相当宽敞，但不是外面那种古典风格，而是一个金属房间，里面并排着座椅，还有头盔式VR装置。

三人在同一排坐好，戴上头盔开始游戏。

**八、**

现在的VR装置不像科幻小说里那样神奇。虽然可以模拟感觉，但还是需要用手柄操纵：左手攻击，右手移动。完全浸入式游戏依然只是一个传说。

技术瓶颈在于处理输入信号，即在复杂的脑电波中，快速过滤出用来操纵游戏的部分。实时操控的动作游戏只允许很短的时间延迟，现在的计算机性能还是不够。

对于《仙鹤公主》这种弹幕射击游戏，还存在另一个难点：角色的移动方式是飞行。因为人类并不会飞，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在空中移动身体，大脑里也没有相应的信号用来建模。

这些事情，是他们两小时后遇到的黑衣学长，在开车的时候说的。

开局可以选择多人游戏，只要有同伴的座位号，创建加入房间就可以了。三人进入同一房间后开始选择武器。说是武器，其实就是放出去用来攻击敌人的鸟群，在奇幻故事中通常称为“使魔”。

项华琴选了喜鹊作为自己的使魔，石历宇为了陪她玩的开心，选了电影原作里的另一个主角麻雀。华玲则直接点了random随机，系统给她匹配了美国国鸟白头鹰。

但石历宇觉得以华玲那种奇怪的高冷气质，似乎……企鹅更适合她。

开始游戏的倒计时结束后，眼前赫然出现一片芦苇荡，白穗和绿叶在视野下方迎风摇曳，很有黄河口的味道。

平静的气氛没有持续多久。一大群灰椋鸟赫然出现在眼前的天空，亚麻色的羽毛作为它们的武器，像剑一样直击过来。那是真正的椋鸟，没有拟人化。栩栩如生的3D视觉，让石历宇感觉自己飞入了黑暗森林。不过这架势让他想到以前去王天家打的游戏，在《极速赛车》和《飞机大战》中，前方的障碍物或子弹也是这么过来的，操纵手柄躲开就可以了。项华琴在一旁放出喜鹊使魔攻击，华玲则有点跟不上节奏。

视野左上角显示着三人的分数，只要被敌人椋鸟或它们的剑羽击中，分数就会往下掉。稳住节奏的过程中出了很多汗，石历宇心想还好自己不晕3D，运动神经还行，和脑机接口传来的运动感配合不错。这时他瞄了一眼左上角，不禁吓了一跳：怎么项华琴的分数比我还高？

难道她也喜欢玩《极速赛车》、《飞机大战》之类的动作游戏？

不行，不能丢人。击退了椋鸟群，眼前就出现了仙鹤的红色大殿。宫殿守卫是天鹅化身的少年少女。这两个白衣守卫很难缠，使用光束攻击，躲起来很费劲。这时麻雀使魔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。虽然麻雀单体攻击力不足，但胜在冷却时间短，释放量大，可以作为炮灰挡弹幕。打败天鹅守卫，石历宇又看了一眼分数，尽管项华琴的喜鹊是攻击主力，但她被密集火力伤得不轻，分数终于掉到了他的后面。

至于华玲……虽然白头鹰攻击力高，但冷却时间很长，而且一次只能释放一只。以她的瞄准能力，根本打不中敌人。

进入大殿，三人终于见到了邪恶的仙鹤国王——公主的哥哥，也就是弹幕激战的大BOSS。这时石历宇又有优势了。红色长发的国王长得很帅，竞争对手项华琴免不了受到影响，而他作为钢铁直男根本不怕事，稳稳作为主力打退了第一波攻击。

大殿天花板被光束击穿，漆着梅兰竹菊彩绘的墙砖散落一地。特效过于逼真，让人感觉自己真的会被砸死。仙鹤国王从破洞飞出殿顶，三人也被自动带了出去，突然而来不受控制的超重感，让石历宇有点担心项华琴。不过看起来没事，她又放出一波喜鹊打在国王身上。

这时背景音乐播放到副歌部分，和济广大学校歌的旋律有点像。气氛燃烧起来，国王使出了他的绝招——“春江花月夜”。天空骤然从蓝天白昼转到月圆之夜，国王悬浮在月轮正中央，黑衣随风飘舞。在他面前，桃花形状，粉赤橙黄颜色的子弹旋转飞来，配合蓝色流水般的光束，形成了密集的火力网。这下根本没法躲，麻雀连炮灰都当不成就被团灭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个人的分数往下掉，不过人海战术还是有用的，总有那么几只麻雀能打中国王。攻击艰难地进行，游戏时间达到420秒的时候，或许是时间限制发动，月轮中央的国王忽然化作星屑消失了。天色亮起，石历宇俯瞰风景，破碎的宫殿旁是瀚海一片，天幕尽头朝阳升起，海中映射着粼粼的波光。失重感传来，三人自动下落，终于在海边沙滩上看到了仙鹤公主。

红发的公主穿着素色的长裙，腰带和袖缘则是黑色，这装束真的很像丹顶鹤。

她伸出手来，微笑着感谢似的。然而紧接着朝阳的金光就扩散开来，填满了整个视野，仙鹤公主也在其中被淹没了。

接着视野暗了下去，变成了完全的黑色，游戏体验到此结束。

排队70分钟，玩了7分钟……

不过这特效，这感觉，不亏。

这都是谁设计的，那人真是个天才。

“知道原理其实也没什么，反正是假的。”出了宫殿，分数最低的华玲表情云淡风轻。项华琴瞥了瞥她，偷笑得很明显。

虽然对身体影响不大，但她还是有些累了，说我们去看话剧吧。

话剧排队时间一般不长，而且排片时间错得很开，内容基本都是近些年人气电影动漫的剪辑，向新观众宣传原作，给老观众传递回忆。

项华琴是一场一场看得很高兴，拉着两人回忆电影内容。石历宇本着让她开心的原则，一直看着她的眼睛倾听她的叙述。虽然他也没看过那些电影，插不上什么话，只能顺着意思附和，但项华琴越说越有兴致，一个劲地对他滔滔不绝。她最喜欢的话剧是《天苑的使者》，看名字就知道主角是来到地球的外星人。

他们三个坐在绿化带边的大理石上，看着宽敞的花岗岩行道上人来人往。马路对面是主题专卖店，那是一座镶嵌在山脚下的小屋，旁边的山洞是过山车的入口。山洞看起来很深，不断有人进去排队，看起来里面能容纳很长的队伍。

实际上刚进来排一小时队的时候已经见识过了，这山洞肯定不是一条直线，里面应该有一个小广场，用围栏隔成九曲回环，形成人体内小肠般的结构。小肠的直线长度有六七米，腹部长宽却只有几十厘米。日流量数万人次的影视城深谙此道，用有限的地块面积容纳尽可能长的队伍，也算一种仿生学。

聊话剧聊到兴头上，华玲几乎完全被两人无视了。她伸手去摘绿化带里舌状的菊花花瓣，每种颜色一片，排成渐变色放在手心里，心不在焉地摆弄着。

石历宇发现了华玲的动作，隔着坐在中间的项华琴，喊她不要破坏环境。

如果每个路过的游客都来摘一瓣，影视城的绿化带不到一天就能给摘秃了。

华玲偏过头，眼神倾斜，略带不悦。那表情仿佛在说：你们终于注意到我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项华琴问她。

一字一顿地，华玲问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“你们两个，是不是觉得我其实很弱啊?”

**九、**

“我没看过你们说的电影，没玩过你们说的游戏，也没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。是不是让你们看不起了？”

“那些我也基本都没听说过。”石历宇指指项华琴，表示今天一直是她的主场。

“我觉得她不是这个意思。”项华琴小声说。

“那……”石历宇想了想，试图猜测华玲的意思，“你是不是觉得刚才打游戏的分数太低了？”

华玲听了这话，变得一脸阴沉。

看到这表情，石历宇立马反应过来了，不难想象“分数太低”这四个字，对一路优秀的她来说意味着什么。项华琴这小鬼也贼机灵，扎心的话都留给别人说，自己就抛个鱼钩，钓他把事实讲出来得罪人。

“你别计较这种小事啊，游戏而已，根本没什么。”石历宇站起来走到华玲对面，试图诚恳地劝慰她，“人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很强的。”

这话是真心的，虽然他自己也很要强，不可能当面承认高二奥数金牌的华玲比自己厉害。

而且游戏打得好有什么用，就算把《极速赛车》和《飞机大战》破了全国纪录，也不能保送到济广大学。

然而这话似乎只起了反作用，华玲低下头，仍旧沉默不语。

突然前方远处传来一阵惊呼，惊呼来自对面的小山。那座小山呈M形，有两座山峰，悬空的轨道以六十度角斜跨其间。过山车从左边高处的山洞中箭一般飞出，呼啸着越过蓝天，又极速冲进右边低处的山洞。

“要不，”项华琴还是开口了，“你们两个再比一次，比赛坐过山车吧？”

“怎么比？”华玲抬头问道。

“比比谁下来的时候表情更淡定……”项华琴咧嘴一笑，拿出手机晃了晃，好似斗兽场的裁判。被妈妈叮嘱不能坐过山车的她已经自动认输了。

华玲站起来：“比就比。”

“你没问题吧？”石历宇看着她仿若枯叶的脸色，隐约感到不放心。

“没问题，我又没生病。”这时的华玲就像个赌气的小女孩，完全没了之前那种平静淡定的气场，“那么你先还是我先？”

“女士优先。”石历宇低头伸手示意，假装自己是个绅士。

于是华玲便告辞，穿过马路，走向对面山洞中的战场。途中她回过一次头，用剑一般的目光看着两人，又甩了下拳头，仿佛在说：你们等着瞧吧。

不知道华玲要排多久的队，反正过山车的出口挨着入口，她出来的时候从这里就能看见。项华琴说看到她就要赶紧拍下她的表情，这是这次非正式比赛的输赢的关键。

好像没什么话题可聊了。刚才两人说了太多，完全把华玲晾在了一边。现在有点愧疚。

看着被扔在地上的红黄蓝紫色菊花瓣，项华琴忽然说道：“像不像七色花？”

“你想实现什么愿望吗？”石历宇问。

说完他有点后悔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太显而易见了。

“嗯……愿望的话，就是有一天，爸爸能来陪我玩，陪我逛CBD的商场，去看电影，然后他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说，爸爸不是邪恶科学家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这个回答让石历宇有些意外，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
“不能，过山车的刺激强度太高，现在还没法模拟。模拟的感觉不够真实，体外接口的精确度存在瓶颈，脑膜有好几层，结构很复杂，信号耗散非常严重，现在计算机的性能还不够。”

“真实度不是重点，肯定安全更重要。现在VR游戏的信号强度已经在安全阈值附近了，游客反馈说刺激程度还不如最低高度的跳楼机。不过说的对，还是计算机性能的问题，有些噪波没法过滤——前天你这么说的吧？”

“是，这没办法，至少短时间内没办法，任总那边也很久没进展了。“

远处的聊天声中传来几个科学名词，吸引了石历宇的注意。他回过头，离他们几米处的绿化带旁有四个人在指点江山。刚才强调安全问题的是个大学生模样的人，他翘着二郎腿坐在大理石上，穿着黑色的风衣，风衣后背印着白色的济广大学校徽。他的面前是个托着iPad记笔记的中年眼镜男。旁边还有两个年轻人，应该都是学长学姐。

刚才跟华玲赌气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在那，聊什么“资金“、”流量“之类的，没听清楚。

这些学长学姐是来搞寒假课外实践的吗？看着他们谈论高大上的脑机接口结构力学机械系统，石历宇不禁肃然起敬，心中暗为三年后的理想大业锚定决心。

“美国那种，现在长春那边也能造。不过现在还是军【hx】事级别的，审批还……“

那边的学姐说了一半，声音就被过山车轨道上传来的惊呼声吞噬了。

“华玲应该在那上面。“项华琴指着远处的山峰提醒道。

又一阵惊呼声传来，轨道列车在左边的山洞里又攀上高峰，紧接着冲下几乎垂直的山脊，回转入低处的山洞，逐渐减速停止。

现在不是听学长学姐吹牛皮的时候了。两人站起来，望着过山车的出口山洞，准备迎接华玲。

华玲的灰色短发和白羽绒服的辨识度很高，然而三五成群的游人出来好几批，还是没见她的影子。

石历宇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拉起项华琴就往出口跑。

果然，他们跑到洞口就看到了华玲。她倚着墙壁艰难地迈步，好像已经没法自己维持平衡了，而且表情完全称不上淡定，而是强忍着剧痛般的不自然。两人连忙冲上去，刚到华玲跟前，她就像是被抽走最后一根筋似的，朝前径直跌倒。幸好石历宇反应快，及时接住了她。

一人扶着一边，两人把华玲拖出山洞，让她在墙角坐下。

“我……没事，休息一会就可以了。“华玲抱着头，小声挤出一句话。

石历宇觉得她现在的状况，比两星期前蹲在路口起不来的项华琴还糟。他半跪在地上，差不多已经吓傻了，扶着华玲的肩膀紧盯着她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项华琴也帮不上忙，只能一个劲地问怎么了没事吧。

“怎么了？没事吧？“

这时头顶传来一个声音，不是项华琴因为焦急变得尖细刺耳的声音，而是清晰浑厚的男声。

“我们……华玲从过山车上下来就变成这样了，求你帮帮忙吧！“项华琴对来人大声求助，仿佛好不容易抓住了救命稻草。

石历宇抬起头，眼前的人是刚才坐在附近的黑衣学长。

**十、**

“很难受吗？我车就停在门口，赶紧送你们去医院吧。“

黑衣学长面相和善，但他的刘海又厚又密，几乎遮住眼睛，还好没有染发，不然太像韩国明星了。虽然这造型颇不正经，甚至略似街头骗子，但看着黑色风衣上刺绣的白色校徽，想到刚才令人肃然起敬的的科学对话，石历宇还是决定相信他。

“不用，我……我休息一会就好了……“华玲咬紧牙关抬起头，她已经有些口齿不清，说出每个字都要搭上好大的力气。

“刚下过山车吧？“黑衣学长看了她一眼，”应该是剧烈冲击导致脑血管损伤，再拖下去可能会中风，我赶紧送你去医院吧。“

“是呀，别要强了，身体要紧。“石历宇对华玲说完就赶紧站起来，对黑衣学长鞠了一躬，”那就拜托学长了！“

华玲看着学长，也费力地点了点头，看来她清楚脑血管损伤意味着什么。

或者说，大脑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黑衣学长四指划了一下刘海，随即飞速穿过人流跑到马路对面，同刚才聊天的另外三人说了两句话，又转身招了招手，跑回这边。跟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一个穿灰毛衣的青年。

灰毛衣跟黑衣学长一样身材高大，不过没参与刚才的四人谈话。他应该……也是学长吧？

石历宇忽然有种说错话的感觉，为什么刚才拜托他的时候要称呼学长？难道内心已经默认，两年后，将来，他会和那个指点江山的黑衣神尊成为校友吗？

还没回过神，他就听见了灰毛衣的招呼：“小伙子过来搭把手。“

灰毛衣让华玲平躺下，右手托住她的的后背，左手抬起她的腿抱住她。其实说抱不太准确，他抬着华玲站起来，尽力让她的身体保持水平，又让石历宇托住她的头和肩膀。黑衣学长大手猛挥，驱散了几个好奇过来的围观群众。他在最前面引路，高大的身躯仿佛冲锋舟，将涌动的人流向两侧切割开来。项华琴紧跟在他的后面，就像被黑衣武士护在身后的公主。

石历宇拼命跟灰毛衣的动作步调保持一致，让华玲的头部稳住平衡。刚才玩弹幕射击游戏的时候都没这么紧张过，他感觉快要虚脱了。

黑衣学长步伐飞快，轻车熟路地穿过一个个岔道。不到五分钟，五人就出了园区，赶到停车场。看来黑衣学长来过影视城很多次，对这里很熟悉。石历宇正想感叹学长真土豪，就看见他登上一辆银灰色国产车。灰毛衣拉开后车门，把华玲